

WIRED

國際特赦組織通訊 2012年1月/2月
第42卷·第1期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特赦組織



蘇丹的天空 落下的不是雨 而是炸彈

澳洲原住民
再度面臨失地危機

移駐勞工的生活

Read more at <http://tinyurl.com/nepal-migrant-wrks>

國際特赦組織支持者在「全球聲援埃及行動日」齊聚英國倫敦，2011年2月。

國際特赦組織通訊 國際華文版
發行人:林昶佐
發行所: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
新生南路一段165巷14號3樓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019號執照
登記為雜誌交寄

歡迎 閱讀本刊

如何鼓舞人們行動？每一期通訊發刊時，我們都捫心自問。

採取行動需要下定決心並保持樂觀，有時候這並不容易。對於多年來無數以行

動聲援Troy Davis的人們來說，他在去年9月遭到處決是個令人心寒的打擊。但放棄從來不是我們的選項。而我們也知道，這場救援行動在引起公眾關注及加強廢除死刑的呼聲上是成功的。保

持這個能量，將有助於我們搶救其他死囚。

行動，是展現團結與希望的最佳方式。所以請特別注意，在本刊每篇文章中，最重要的是結尾處的「立即

行動」呼籲。他們的命運，實際上掌握在你的手中。

國際特赦組織通訊
謹上



© Glenna Gordon

如有任何評論或建議請寄到：

WIRE
Editorial and Publishing Programme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Peter Benenson House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United Kingdom

或是請寄電子郵件到：
yourwire@amnesty.org 或
amnesty.taiwan@gmail.com (中文)

國際特赦組織出版部
2010年初版
www.amnesty.org
© Amnesty International Ltd
Index: NWS 21/005/2011
ISSN: 1472-443X
印刷：群鋒製版·本土化有限公司
本刊採用再生紙及環保油墨

版權所有，除非出版者事先同意，請勿加以翻印、儲存於任何檢索系統、或以任何電子、機械、影印、錄影等方式流傳內容。

索取本刊

您想更了解國際特赦組織的人權運動，或是運用本刊內、發起自己的人權行動嗎？

本刊紙本贈閱國際特赦組織會員及AI之友，您可自 www.amnesty.org 及 www.amnesty.tw (中文版) 下載本刊內容及瞭解入會方式。

訂閱方式 (一年6期)

國際版
Email: wire.subscribe@amnesty.org
Tel: +44 20 7413 5814/5507
訂閱一年份：
35 英鎊 / 54 美元 / 41 歐元

國際中文版
Email: amnesty.taiwan@gmail.com
Tel: + 886 (0) 2 2709 4162
每本新台幣 250 元，港幣 75 元
訂閱一年份 (一年 6 期含郵資)：
1,600 新台幣 / 700 港幣

INSIDE THIS WIRE

人權行事曆

來自國際特赦組織各研究與倡議部門的最新消息。

請簽署並寄出明信片，
要求保障開羅市區貧民的居住權。

第2頁

移駐勞工的旅程

移民的日常生活，面臨各種各樣的危險與挑戰。

本文帶你了解三宗案例。

ROBERT GODDEN、GIORGOS KOSMOPOULOS和
SARAH SHEBBEARE



第8頁

「追求正義的鬥爭，不會隨我而逝」

Troy Davis遭到處決，對我們的廢除死刑運動有何影響？

ROSEANN RIFE



第13頁

澳洲原住民再度面臨失地危機

請支持Alyawarr 與Anmatyerr族人 爭取保

有他們的土地與傳統生活方式。

SARAH MARLAND



第16頁

立即行動

加入「全球聲援」

請撕下中央夾頁
聲援進度詳見第21頁



死神從天而降

蘇丹當局對南科多方省的平民進行轟炸。

是國際社會採取行動阻止這場屠殺的時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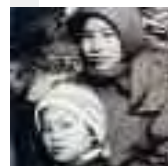
KHAIRUNISSA DHALA

第4頁

伊朗的處決狂熱

伊朗對於毒品犯的死刑處決人數日益上升。ANN HARRISON

第12頁



北韓的人間煉獄

來自北韓政治犯集中營之一，耀德監獄的駭人證言。

第14頁

人物專訪

訪問人權捍衛者LEWIS-ALEXIS MBOLINANI，

談中非共和國人民數十年來遭受的衝突與迫害。

第18頁

人權行事曆

國際特赦組織關於全球各大區域與各項人權議題的最新訊息

2011年12月3~7日

為人權寫信 促成了改變

數十萬人參加了
年度寫信馬拉松行動。
想了解更多請上網址：
www.amnesty.org/50



中東／北非

埃及的強迫拆遷

居住在埃及部分貧民窟而活在危險環境中的人們，在未經徵詢其安置選擇下面臨被強迫拆遷的命運。許多人可能因此無家可歸。去年9月，國際特赦組織帶著來自5個貧民窟的孩子到尼羅河沿岸，在第一屆阿拉伯書展上表演戲劇與舞蹈，並且用出版品及照片喚起大眾關注非洲的強制驅逐問題。

<http://tinyurl.com/egyptslums>

請簽署並寄出本刊夾頁的明信片，要求埃及首相防止強制驅逐發生。

亞太

日本退回死刑老路

日本法務大臣平岡秀夫（Hideo Hiraoka）正承受簽署死刑執行令的壓力，雖然他曾宣示不會批准執行。平岡秀夫最近承諾要在日本的死刑制度重新檢討前暫緩執行死刑。然而，就在檢討仍在進行的時刻，該法務大臣卻在10月宣示他無意廢除死刑。日本現在有126人在

死囚名單上。

<http://tinyurl.com/japandp>

非洲

烏干達記者遭到攻擊

烏干達的記者愈來愈常因發表被視為批評政府的觀點而遭到騷擾。在此同時，公眾抗議活動也禁止舉行，而有4名政治行動者因為籌組抗議活動而被指控可以處死刑的叛國罪名。「烏干達當局正在製造一種氛圍，讓人民愈來愈難自由地批評政府的官員及其政策或執行，」國際特赦組織研究員Godfrey Odongo說。

<http://tinyurl.com/ugandajournalists>

22

俄羅斯在2000年到2010年之間，有22名記者與媒體工作者遭殺害。

（資料來源：記者保護委員會）

<http://tinyurl.com/bsjls2j>

美洲

原住民 成功保存祖居地

巴拉圭的Sawhoyamaxa族原住民部落，在當局同意徵購佔地14,404公頃的土地後，不久將能返回他們祖先居住的家園。有90戶的Sawhoyamaxa族家庭為了要求返還祖居地而進行法律訴訟。他們目前居住在高速公路旁的危險環境。這個部落在地方團體與包括國際特赦組織在內的國際組織協助下，已持續多年抗爭行動。

<http://tinyurl.com/landwin>

歐洲／中亞

芬蘭必須調查 引渡問題

芬蘭外交部公布的資訊披露，曾有超過100架次的飛機降落，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引渡與秘密拘留方案有關。然而，芬蘭外交部卻只對其中一架飛機要求美國方面說明。國際特赦組織呼籲芬蘭應深入調查，並決定是否同意美國的引渡飛機降落於該國。

<http://tinyurl.com/finlandflights>

敘利亞人民起義

敘利亞人權行動者被殺

人權行動者Ghayath Mattar據報在拘留期間被殺害，他是在9月6日遭敘利亞保安部隊逮捕。他的屍體在9月10日被送還給他的家人。還有另外4名人權行動者同時遭到逮捕，處境十分危險。請上網聲援他們：www.eyesonsyria.org www.eyesonsyria.org



賴比瑞亞（Liberia）的蒙羅維亞（Monrovia）中央監獄因為過度擁擠，有些囚犯用空米袋綁在牢房的欄杆跟窗戶上做成吊床。國際特赦組織呼籲賴比瑞亞改善該國15所監獄的惡劣環境，其中有4所監獄是我們親眼目睹的。

<http://tinyurl.com/liberia-prisons>



© Glenna Gordon

2½

3位亞塞拜然反對運動者，為倡議改革而組織和平示威，被判處2年半徒刑。

死刑

違反國際法的處決

2011年9月21日，美國處決Troy Davis（見第13頁）當天，伊朗不顧國際法上禁止處決青少年的規範，公開吊死17歲的Alireza Molla-Soltani。同一天，中國也以販運毒品罪名處決了巴基斯坦籍的Zahid Husain Shah，即使國際法規定死刑只能用於「最嚴重」罪行，不應包括毒品犯罪。

<http://tinyurl.com/troydp>

全球倫理系列叢書

健康權

國際特赦組織「全球倫理叢書（Global Ethics）」在2011年2月出版一本新作。這本書題為《健康權（The Human Right to Health）》，內容探討目前有關健康權的辯論與概念。該書檢視人權的概念、評斷健康是否符合那些標準，並說明當我們企圖改善不同地區人們的健康時，將面對的政治與文化現實。

該書作者Jonathan Wolff是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哲學教授。目前只有英文版本。

<http://tinyurl.com/Health-Feb2012>

「... 婦女確實佔有一席之地，婦女確實有獨特的面容，而這世界在每個領域如果沒有婦女的貢獻，確實將無法運作下去。」

Leymah Gbowee, 2011年諾貝爾和平獎三位女性得主之一

火線傳真

強迫拆遷以後： Njemanze 年輕婦女 的生活

研究員

ASTER VAN KREGTEN



©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圖說：Aster訪談對從Njemanze被迫遷的婦女

2009年8月，奈及利亞Rivers省政府強迫拆遷Njemanze社區的17,000名居民，該社區是哈柯特港（Port Harcourt）濱水區其中一個非正式住宅區。

遭到迫遷後，年長居民大多回到鄉下老家。但年輕人在鄉下不容易找到工作，所以大多留在都市。兩年來，他們的生活有何變化？我們前往哈柯特港找出答案。

我們在附近的一處濱水區與一群女孩會面。我們所見到的讓我們十分震驚。這群婦女住在一處標示著要拆除的房子裡，共用十分狹小的房間。其中許多人已經懷孕或生育，卻無法提供孩子食物或必要的醫療。

在2009年遭迫遷之前，這些青少年都與父母親同住，半工半讀幫助家計。「我們過去自由自在...至少可以吃飽肚子上床睡覺。」一名婦女告訴我們。毫無疑問的，他們在Njemanze的生活過得很苦，但他們活得很尊嚴。在被強迫拆遷之後，這些婦女變得一無所有。現在，他們每天都得拼命才能糊口。

許多婦女在別無選擇下，被迫賣淫維生，把部分收入寄回家裡。黑道幫派壓榨這些婦女，勒索她們辛苦賺來的錢。這些幫派份子及其他男子還常在夜裡闖入房間強暴她們。當這些少女遭到逮捕，員警也會向她們索取賄賂（她們通常付不出來）或提供性服務才放她們走。

我們問這些婦女，國際特赦組織能為她們做什麼。她們說，首先希望我們說出他們的遭遇。其次，為了保護自己的權利，她們決定設立一個預警網絡，只要她們當中有人遭到逮捕，就可立即採取行動。

我們將繼續與Njemanze社區的年輕婦女聯繫。在此同時，我們也會把所發現的情況紀錄下來，並建議奈及利亞當局必須怎麼做。當局應該了解：他們所摧毀的不只是房子，還摧毀了居民的生活。

死神從天而



蘇丹邊境與最近剛獨立的南蘇丹相鄰的南科多方省 (Southern Kordofan) 至今仍衝突不斷。當這些手無寸鐵的男女及兒童遭到殺害之際，全世界卻仍漠視不管。以下是AI倡議專員 Khairunissa Dhala 的報導。

降

坐在蘇丹南科多方省的山頂巨石上，俯瞰著環繞努霸（Nuba）山脈四週的翠綠原野，你幾乎可能忘記，此地正發生激烈的內部武裝衝突。然而不需要多久，坐在那兒的人們就會聽見熟悉的轟然巨響。在俄製安多諾夫轟炸機出現在雲端之前，他們將衝進暫時被稱作「家」的洞穴裡避難。

幾分鐘後，3枚炸彈爆炸的聲響從山的另一側傳來。所有躲在山的這一面的人安然度過了今天。然而，由於蘇丹政府執行轟炸的方式，是用無法精確瞄準目標的炸彈，明天這些人可能就没那麼好運了。

2011年6月26日，Hawatef Kober跟他兩個十多歲的女兒Iqbaal與Maryam Musa Al-Rahima從山上下來。過去一個月，他們躲在距離住家1小時路程的洞穴裡避難，只有必須補充飲水和食物時才回家。「每天從我們頭頂上飛過3、4次的飛機，讓我們很害怕」，Hawatef告訴我們。

「當飛機飛來時，我正在房子裡。當時大約是下午4點，我的女兒們正走向水井取水。當他們投下炸彈後，我的鄰居把Maryam抱回家。她已經斷氣了，彈片擊中她的頭部，把她的腦袋削去半邊。然後又有鄰居跑來，叫我趕快去墓地那裡，因為他們已經把我另一個女兒Iqbaal的屍體放在那裡。到那裡一看，我女兒傷勢之嚴重，讓我簡直不忍心睜開眼睛」，Hawatef說道。

當天還有6枚炸彈落在Kurchi市場附近，造成13人死亡、20多人受傷，其中大多是婦女及兒童。

就在幾天前的6月19日，在Mahasin的Um Serdiba村裡一名有著10個孩子、第11個孩子也即將出生的母親，正在住家附近的田地裡種植作物。「我們聽到一架安多諾夫轟炸機在空中盤旋。接著傳來爆炸聲，我的妻子當場被炸死，身首異處。」他的丈夫Angelo al-Sir告訴我們。

「我的兒子Yasser當時才9歲，在廚房裡幫忙姊姊Amal煮飯。Yasser被〔炸彈碎片〕打中頭部。他跑到外面大叫著：『爸爸！爸爸！我受傷了！』我快兩歲的女兒Amani正在外面（庭院），炸彈碎片打中她的胸部，從背上穿透出來。他4歲的堂哥Musa' ab（Al-Fakih），也死在她身旁。」

Yasser與Amani在Angelo將他們送醫前就已經死亡。還有許多人在這起轟炸中死傷。

衝突蔓延

蘇丹政府軍（SAF）與武裝反抗組織「蘇丹人民解放軍—北軍」（SPLA-N）於6月5日在南科多方省省會Kadugli以及Um Durein爆發衝突，並

且迅速蔓延至其他城鎮與鄉村。9月1日，衝突擴及鄰近的青尼羅（Blue Nile）省。

在政府企圖解除SPLA的武裝，以及質疑5月時舉行南科多方省省長選舉之結果的情況下，蘇丹執政的國民議會黨（NCP）與新獨立的南蘇丹的執政黨蘇丹人民解放運動（SPLM）間的緊張情勢日益升高。這次選舉由NCP候選人Ahmed Haroun以些微差距獲勝，但他因為在達佛（Darfur）犯下的戰爭罪與違反人道罪，自2007年即遭國際刑事法院通緝。

南蘇丹於2011年7月9日獨立之後，原「蘇丹人民解放運動（SPLM）」留在蘇丹境內活動的成員，就改組成為「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局（SPLM-N）」，而原「蘇丹人民解放軍（SPLA）」即成為「蘇丹人民解放軍—北軍（SPLA-N）」。

南科多方是蘇丹的一省，位於與南蘇丹相鄰的邊界上，有大量努霸（Nuba）族人居住於此。在長達22年、直到2005年才結束的內戰期間，努霸族人曾拿起武器與蘇丹政府對抗。

2011年8月，國際特赦組織與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派員前往南科多方省，以一星期時間調查武裝衝突所造成的影響。調查團隊無法到達戰火前線或由政府軍所控制的地區，但訪談了許多剛從這些地區逃出的難民。

陷入饑荒

遭到蘇丹政府軍與結盟民兵所攻擊。「我帶著孩子逃出來，身上什麼東西也沒帶，」Zenab說道。「我本來擁有5間小屋（tukul）與兩間賣高粱的店面。他們把我的房子全都放火燒掉，我養的牲畜也被偷走。現在我在排隊領塑膠篷布。之前發給我們的高粱，已經吃光了。」

已有超過二十萬人被迫逃離南科多方省的家園，以免遭到政府軍轟炸、或被SAF與SPLA-N的戰鬥波及。尤其是努霸族人，若被認為支持SPLM-N，將會遭到逮捕與非法處決。

許多逃出SPLA-N控制區而流離失所的人，現在住在努霸山脈與週邊地區，除了背上幾件衣服和頭上一塊塑膠篷布之外，幾乎一無所有。持續的轟炸使他們經常生活在恐懼當中，許多人被迫在農忙季節棄田逃生。

蘇丹政府積極地封鎖或嚴格限制進入該地區的人道援助，這已經違反國際人道法。供應援助給Kauda地區的世界糧食計畫（World Food Programme），在戰事爆發後已於6月間撤離當地（多數國際非政府組織也是如此）。在它們倉庫裡的糧食，已經由當地的團體分送了超過60天。然而，糧食援助日益減少，許多家庭只能靠莓果與樹葉熬成的湯汁維生。



在南科多方省及青尼羅省的衝突持續不斷，沒有解決跡象，但國際社會卻袖手旁觀不去阻止它。

國際社會袖手旁觀

2011年8月15日，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公署發佈了一份報告，以當年7月9日結束的聯合國人權調查團的研究為基礎。這份報告發現非法殺害、大規模破壞以及掠奪平民財產的證據，這些行為可能構成戰爭罪與危害人類罪。

就在報告發佈不久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召開會議，但卻沒有譴責在南科多方省的無差別轟炸與其他人權迫害，以及援助機構無法進入等情事。之後9月間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有關蘇丹問題的會期，國際社會再度未能採取明確立場或呼籲對南科多方省及青尼羅省進行獨立

上圖：年僅8歲的Marcela Teimas Suleiman的腳，在蘇丹政府軍於6月26日轟炸他所住的南科多方省Kurchi村時被炸斷。他的兩個妹妹，4歲的Makalina及3歲的Breskela，與其他11位平民在這場攻擊中喪生，死者多是婦女及兒童。

的人權監測。只要國際社會不採取行動，當地平民就會繼續飽受戰事衝突所苦。

立即行動

請要求貴國的外交部長，呼籲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譴責並要求蘇丹政府停止在南科多方省及青尼羅省的無差別轟炸及其他迫害。

請要求貴國外交部長，呼籲保障援助機構自由進出，讓他們可以協助平民，並呼籲對南科多方省及青尼羅省進行獨立的人權監測。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Glenna Sterner

背景說明

蘇丹這個國家的過去充滿動盪不安。自從該國在1956年獲得獨立後，多年來飽受內部武裝衝突所苦，包括南蘇丹的人民解放軍（SPLA）與政府間橫跨22年的戰爭。

蘇丹北部與南部間的衝突在2005年結束，由執政的國家議會黨（NCP）與前南部反對組織蘇丹人民解放運動（SPLM）雙方簽署綜合和平協議（CPA）。協議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南蘇丹的人民在2011年1月9日公民投票，以決定該地區是否要自蘇丹分離獨立。他們以投票表達了明確的贊成，而南蘇丹就在2011年7月9日成為全世界最年輕的國家。

這場公民投票以及新獨立國家的建立是相對比較平順的，然而這個過程也創造出一些問題，而有些懸而未決。作為一個國家，南蘇丹擁有大多數的原油，但它必須仰賴北蘇丹運送。作為兩個獨立國家，它們還沒打算協商出利益分享的安排計畫。

這兩個國家也還未能完全解決邊界劃分問題，導致在Abyei地區發生武裝衝突，交戰雙方都宣稱該地區屬於它們。2011年5月發生在Abyei鎮的戰事導致超過110,000人逃往南蘇丹。

第4頁圖：一群流離失所的兒童，在南科多方省Labu的一處洞穴中尋求掩蔽，攝於2011年8月。已有超過二十萬人因害怕蘇丹軍方的報復式轟炸而被迫逃離家園。

上圖：蘇丹政府軍突襲轟炸Um Sirdeeba村，使Al-Sir家族支離破碎。孩子的母親、弟弟、妹妹與堂弟及一名來拜訪的親戚在2011年6月19日的轟炸中喪生。這個家族另外有5個孩子在這場攻擊中受傷。

左圖：在南科多方省Dalami村，一名遭炸彈攻擊而灼傷的受害者，2011年8月。

移駐勞工 的旅程

國際特赦組織
三位倡議專員
解釋為何我們必須
捍衛移民權利

尼泊爾： 仲介剝削

「我在機場拿到我的契約。因為它的內容是英文的，所以仲介口頭翻譯給我聽。契約寫說我每天工作八小時，每月的薪水是1,250馬來西亞令吉（ringgit，約合417美元），加班費另計，住宿免費，每週可休假一天。但實際上，我每月的薪水只有450令吉（約合150美元），每天工作12到16個小時，沒有加班費，也沒有休假。」

T.P. Decembe, 2010年12月

T.P.的遭遇對許多前往海外謀求工作的尼泊爾人來說，一點也不特別。我們所訪談到的人絕大多數都像他一樣來自小農村。那裡沒有工廠。幾乎沒有工作機會。過去10年來，每年海外移工人數從五萬五千人增加到三十萬人。



不斷擴大的移工市場，讓仲介業者賺取了巨大利潤，移工權利的保障卻未有顯著改善。政府主管機關的預算不足，而且執法人員集中在首都加德滿都（Kathmandu），使相關法規難以落實，移工也很難尋求司法救濟。結果就是移工仲介業者逍遙法外。

許多滿懷希望的移工聽信仲介業者的承諾，以為到波斯灣國家與馬來西亞等地打工可獲得高薪與良好工作環境。所以他們不惜借高利貸，以支付平均約1,400美元的仲介費。通常，這些移工直到領取第一個月的薪水時才會發現真相，但已為時太晚，他們早已債台高築，護照等證件也被沒收，難以脫身。

儘管如此，T.P.說他還是會再到海外工作。

「當時為了籌第一次到海外工作的費用，我拿土地去抵押、以12%的年利率向銀行借貸。我到現在都沒還清這筆貸款。為了賺錢養家、供孩子上學，我還想再出國工作。」

儘管風險很高，在尼泊爾Kailali地區，仍有很多人不得不到海外打工。現在該是尼泊爾政府落實法令規範的時候了，政府應該保護移工的權利，並且調查移工對仲介業者提出的指控。國際特赦組織將對當局施壓，確保移駐勞工的仲介程序受到適當規範，好讓像T.P.這樣的人們能到海外工作而不用擔心被剝削。

Read more at <http://tinyurl.com/nepal-migrant-wrks>



墨西哥： 黑道綁架

「我是最後一個被打的，但他們真的打我打得很嚴重…我呼叫上帝，但他們告訴我說在這裡他們就是上帝…他們毆打一個18歲男孩的頭。我的嫂嫂是護士，懂得急救，所以我們試圖要救他，但為時已晚，我們無法止住他的血。他死在我的臂彎。我當時覺得，我也活不過明天了。」

Miguel Angel, 2011年9月

我們是在墨西哥的移民庇護所會見Honduran Miguel Angel跟他的嫂嫂。Miguel描述幾天前遭犯罪幫派綁架的經歷，令我深感震驚。

但他的經驗並不稀奇。每年從墨西哥帶著希望前往美國的數千人，都有同樣的經歷。國際特赦組織拍攝的影片《The Invisibles》，就披露了這些移民慘遭毆打、綁架、強暴甚至殺害的紀錄。

Miguel與Laura成功從綁架者手中逃脫，來到這個庇護所。一名在當地醫院服務、利用下班時間來此擔任志工的護士，照顧他們恢復健康。在這裡，他們分到床位、食物及一套新衣服。

多虧這些庇護所組成的人道援助網絡，以及許多神職人員及業餘工作人員所付出的努力，才能讓許多移民不被旅程中的疲憊、虐待及飢餓所擊垮。

讓我驚訝的是，Miguel的經歷沒有讓他放棄

© Amnesty International (Photo: Ricardo Ramirez Arriola)



左圖：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 (Dubai) 的一處建築工地，工人們正在休息，當地溫度經常高達攝氏45度以上。許多尼泊爾移工當初簽約從事其他工作，最後卻被送到這樣的工地。

最上圖：被關在希臘Evros的Thrace的Fylakio拘留所裡的尋求庇護者與移民，2010年10月。

上圖：一位移民跟他的兒子，在墨西哥Oaxaca市的Hermanos en el Camino移民庇護所。他們在繼續北上之前，可在此補充食物與睡眠。2011年7月。

前往美國工作的夢想。他正計畫要搭上下一班開往北方的貨運火車，而且他將有許多同伴。

請支持這些庇護所以及暫住其中的移民們。您可在泡棉紙袋中裝進一支牙刷、一塊肥皂及一雙襪子，寄到墨西哥南部這間座落在移民北上路線起點的庇護所：“La 72” Hogar Refugio para Personas Migrantes Calle S/N, Colonia Estación Nueva Tenosique, Tabasco, Mexico

Watch The Invisibles and take action at:
www.youtube.com/invisiblesfilms

希臘： 無限期拘留

「我（在比利時）定居很多年後，被遣返摩洛哥。我正想辦法回去，因為我太太幾個月前才剛生產，但我都還沒見過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我回不回得去，我被關在這個恐怖的地方已經好幾星期了，他們一直沒說要如何處置我。」

摩洛哥移民M.M., 2011年5月

2011年5月，我們訪視了在希臘與土耳其邊界上的4處拘留所。2010年間進入歐洲的移民與尋求庇護者，大約有90%取道希臘，對該國政府而言，這確實是嚴峻挑戰。

走進這些拘留所，就像進入另一個世界。骯髒而擁擠的牢房傳出惡臭，連獄警都戴著醫療口罩。在Tycherio拘留所的其中一間牢房內，婦女及兒童幾乎沒有足夠的空間可以伸直腿。沒有成人陪伴的兒童，被和成年男子關在一起，只用硬紙板鋪著睡在地板上。Tycherio與Soufli兩處拘留所都沒有戶外活動空間。

囚犯們告訴我說，他們常常沒有肥皂及其他日用品，食物既糟又不足夠，要求看醫生也常得不到回應。「我們沒有做錯事」，他們說，「為什麼我們要被關在這麼惡劣的環境？」

沒有成人隨同的未成年移民，當時正在等待這間特別收容所騰出空間加以收容。我見到有些未成年者，已經被拘留長達兩個月。他們在Fylakio拘留所房間，昏暗、通風不良且床位不足。馬桶滿溢，發出惡臭。

如此可怕的環境是很有嚇阻效果的。如果有人想申請政治庇護，他可能被關在這些拘留所長達6個月之久。有一位土耳其人已經被關了188天。他跟其他幾個人發動絕食，抗議這種無限期的拘留。他們說他們逃離本國就是為了尋求庇護、支持人權，「這不就是歐洲的價值嗎？」

這種對於尋求庇護者與非常規移民的例行拘留措施必須停止，更不能拘留未成年者。我們必須敦促希臘當局立即採取行動，讓拘留所的情況符合國際標準。

請上網簽署聲援信，協助向希臘當局施壓：
<http://tinyurl.com/migrant-rights-greece>



非常規移民，經常遭受



**請挺身而出
保護移民權利**
www.amnesty.org/migrants

**AMNESTY
INTERNATIONAL**



A still from *The Invisibles*, Amnesty International's film on the plight of migrants travelling through Mexico in hope of finding a better life in the USA, April 2010.

剝削、虐待、正義難伸

伊朗濫用死行

伊朗有為數眾多的觸犯毒品相關罪名者遭到秘密處決。伊朗當局宣稱此等嚴峻的懲罰將可以遏阻毒品在該國蔓延氾濫。但「他們錯了」，國際特赦組織中東與北非地區研究組代理副主任ANN HARRISON說道。

伊朗自從2010年10月有司法部官員宣示要打擊毒品交易後，對於毒品犯的處決人數就與日俱增。該國近年來逮捕到的毒販人數遽增，同時沒入的毒品數量也增加，這部分是因為國際援助者試圖要阻斷從阿富汗流入的毒品。

在一份剛公布的報告《Addicted to death: executions in Iran for drugs offences》當中，國際特赦組織揭露了那些遭處決的毒品犯，有多少人是在該國擁擠的獄所內遭到集體秘密處決。許多遭處決者沒有受到公平審判，他們通常無法獲得律師協助，而似乎也沒有對其死刑判決提出上訴的權利。

伊朗當局從不承認在2011年9月處決了阿富汗籍的Haj Basir Ahmed。「(他)從伊朗Tayebad監獄打電話給我們，說他將在兩個小時後被處決。就我所知他從未上過法庭。」一位Haj Basir Ahmed的家屬說道。「我們沒辦法領回他的屍體，因為伊朗政府要我們付2億里奧(rial)，我們根本付不起。」

弱勢者最為危險

多數最容易因為毒品罪名遭到處決者，通常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弱勢者：在伊朗法律與執法上遭到歧視的少數族群，或者因為在本國謀生不易而移入的外籍人士。婦女有時會為了養家而偷運毒品，而有些人則是被騙而挾帶毒品，但那些毒品大亨卻通常不會被逮捕與起訴。

死囚Yousef Islamdoust是少數族群遜尼派亞塞拜然人。「儘

管法官已經告訴我們約瑟夫 斯萊姆達斯特將被判6或7個月的有期徒刑，但情報部仍要求處決他。」Yousef Islamdoust的父親Mahmoud Islamdoust如此說道。「我的兒子遭到情報部(人員)刑求長達50天左右。」

伊朗仍舊違反了反國際間禁止處決少年犯之規範。2011年9月18日分別在Evin與Reja'i Shahr監獄處決的22名毒品犯當中，就有Vahid Moslemi與Mohammad Nourouzi兩名少年犯，他們也都是阿富汗籍。國際特赦組織知道報導還有其他少年犯列在死囚名單上，他們其中有些人可能已經遭到處決。

20年前，伊朗當局以「反毒戰爭」名義展開了對於毒品犯的處決，目的是要把毒品交易從該國根除。但根據統計，伊朗至今仍有200萬名、甚至更多的毒癮者與施用者。阿富汗的鴉片有相當多的數量是銷往伊朗，該國有著世界上最大的鴉片市場，其他的非法毒品也是如此。伊朗也是毒品交易的重要轉運國家，特別是轉輸往歐洲國家，以及愈來愈多是往非洲國家。最新的發展是，像是甲基安非他命(結晶體安非他命)這種合成毒品，正以前所未有的龐大數量在伊朗當地產製並銷往國外，絕大多數是往亞洲國家。

伊朗嚴重的毒品問題，絕對無法靠廣泛運用死刑來解決。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死刑對於減輕毒品交易及濫用問題有任何顯著效用，甚至連有些官員也懷疑其效果。儘管當局執迷於把死刑當作解決社會問題的萬靈丹，伊朗的毒品問題仍然日益猖獗。

立即行動

請呼籲伊朗最高領袖減輕所有死刑判決，包括那些因為毒品相關罪名而被判處的死刑；並且呼籲其下令重新審視毒品防制法，以刪除對於毒品罪之唯一死刑規定；並確保所有因毒品罪遭逮捕者不會遭到刑求或其他虐待，其審判過程應遵循公正審判的國際標準。所有被告都應有機會為自己辯護，並享有對於判決及科刑上訴之權利。

您也可以上網採取行動：

www.amnesty.org/50/campaigns/death-penalty/iran

信件請寄：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最高領袖
Ayatollah Sayed 'Ali Khamenei
The Office of the Supreme Leader
Islamic Republic Street – End of Shahid
Keshvar Doust Street,
Teh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Email: info_leader@leader.ir
Salutation: Your Excellency
稱謂：領袖閣下

「追求正義的 鬥爭 不會隨我而逝」

這是Troy Davis（特洛伊·戴維斯）所說的話，他於2011年9月在美國遭到處決。國際特赦組織特別專案主管ROSEANN RIFE相信，搶救Troy Davis行動留下的遺產，將有助於其他正等待處決的死囚。



© Laurent HINI

推動廢除死刑運動，十分困難。因為它牽動到生命、死亡與正義等人類最根本的議題。

許多致力於廢除死刑者，經常會與死囚及其家屬建立牢固而帶有感情的聯繫。在Troy Davis於9月21日在美國喬治亞州遭到處決後，人權行動者與他的家屬及友人同感悲傷。當投入這麼多努力仍無法阻止一個國家殺人，實在很難不讓人洩氣。

從那時候起，我們當中已有許多人被問到對於多年行動仍未能阻止Troy遭處決有何感受。雖然悲劇收場，但我們為了他所投入的努力已經造成巨大的影響，了解到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全世界各地的會員參與了Troy遭處決當週所舉行超過300場的活動與守夜。Troy也成了全球各地新聞的頭條，突顯了死刑最為殘酷的缺陷，亦即無法回復。這起案件所引起的廣泛關注，也使得廢除死刑運動者能再度與媒體、政府與公眾展開溝通。

有許多會員告訴我們，在他們國家的人們也因為對於這件處決的高度關注，而開始質疑死刑的存在。這是朝向廢除死刑極為重要的一步。

影響遍及全球

對於Troy遭定罪所引起的質疑，也喚起台灣許多人的關注。這讓當地的人權行動者可以拿邱和順的案件相類比。就像Troy一樣，邱

和順已經列在死囚名單上超過20年的時間，但案件仍有諸多疑點。

邱和順及其共同被告們說，他們在被羈押的前四個月當中，被斷絕與任何人聯繫，因為遭到刑求，他們才承認殺人及擄人勒贖罪行，而且後來在法庭上都曾翻供。1994年，經過官方調查，承辦本案的兩名檢察官以及十名員警都因刑求逼供而遭到定罪。

在日本，國際關注也有助於進一步的公共辯論。袴田巖（Hakamada Iwao）是經過不公正的審判而以謀殺四人的罪名定罪，但他是在律師不在場下被員警連續訊問20天後而自白。他隨後撤回了自白，並在法庭上證述員警有毆打及威脅他。由於被隔離監禁長達近30年、每天處在隨時可能遭處決的壓力下，袴田巖現在飽受精神疾病所苦。

奮鬥不會停止

在紀念國際特赦組織創立50週年的這個年度中，我們的會員也關注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兩起移工案件。在沙國，外籍人士的權利特別容易受到侵害，且經常遭遇不公正的審判。奈及利亞籍的Suliamon Olyfemi因謀殺罪在2004年被判處死刑，但審判是以他不懂的阿拉伯文進行的，他也沒有翻譯或律師協助。另據報導，Siti Zainab Binti Duhri Rupa在1999年自白承認謀殺雇主，但當時他患有精神疾病，且沒有律師為其辯護。人權團體經常進行各種活動，呼籲各國在適

國際特赦組織法國分會成員手持Troy Davis照片，抗議美國的死刑，2008年7月

用死刑時必須遵守國際規範；但唯有透過一件件個案，透過死囚名單上活生生的名字與面容，才能引起大眾的關注。

在那些存在著警覺的媒體及透明的司法體系的國家，我們能夠相當密切地追蹤案件發展並計畫行動策略。例如在美國、印度和台灣，我們聲援死囚並與其一起行動已經好幾年、甚至好幾十年。

但我們也不能忘記或忽略那些未知而被處決的死囚。例如許多在北韓的死刑個案，他們從未獲得媒體報導，也沒有律師為其上訴，在我們的報告上，他們被簡化為一些數字。

國際特赦組織反對所有國家在任何情況下、對任何罪名判處死刑。我們將以所有面臨處決的死囚之名持續奮鬥下去，即使有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姓名。

Troy Davis知道。他在死前不久曾說：「爭取正義的鬥爭，不會隨我而逝。這個鬥爭是為了在我之前，以及在我之後，所有與我同樣的人。」

當又有囚犯遭到處決時，世界各地所有廢除死刑行動者不該只是感到憤怒與悲傷，他們也應該意識到他們的努力已經有一些成果。世界潮流顯然正朝廢除死刑邁進，只要我們團結一致，終將獲得勝利。



© Private

背景：北韓中部第15號耀德政治犯集中營（PPC15）的衛星照片，拍攝於2011年4月7日。國際特赦組織以這張照片遊說北韓政府，要求關閉耀德及其他同類集中營。

左圖：Shin Sook-ja與他兩個女兒Oh Hyewon及Oh Gyuwon。根據先前被關在耀德集中營的囚犯說道，這張照片是在1991年於獄中拍攝並寄給Shin Sook-ja的丈夫Oh Kil-nam。詳見次頁。

據估計在北韓約有五萬名男女及兒童現正被關在耀德（Yodok）集中營。他們多數人沒有經過審判就被送到那裡。爲什麼？可能因爲他們曾批評政府，或與來自南韓的人交談，可能是看了南韓電視節目或收聽南韓廣播，也可能是失寵的前政府官員；或者，僅僅是與涉及上述行爲的某個人有所牽連。

一旦被送到耀德集中營，他們就被強迫從事勞役，受到殘酷對待並壓迫他們心理與生理的極限。有些人在耀德集中營出生，而有些則在那裡死去。只有少數人倖存可以說出他們的遭遇。

北韓的人間煉獄

“我沒有受過審判。有一天，獄警告訴我：「準備好！你現在要走了。」所以，我就照著他的話做。我問他們說我要去哪裡。他們不告訴我。後來我就被帶到耀德集中營。”

前囚犯，1994-97

“我被綁著手吊起來半個小時才被放下來，然後又這樣被吊起，每天反覆如此多達五次。其他時間，我的頭被用黑色塑膠袋套住，有時會被壓進水裡很長一段時間。長達五個月的時間，我都這樣遭到刑求。最後，他們要我承認什麼，我全都認了。”

Lee (女)，未經許可離開北韓而被關進耀德，1997-2000

“我沒有一天不活在悔恨之中，因為我連累了全家人，讓他們在北韓受苦。他們為了莫須有的罪名，受到那麼大的折磨。我想知道他們在哪裡、他們現在怎麼樣了，想聽到他們的消息。我殷殷盼望有朝一日他們能被釋放，讓我們全家團圓。”

Oh Kil-nam，1986年被北韓當局派往德國時趁機向丹麥尋求政治庇護。他的妻子與兩名女兒（左圖）1987年被關進耀德集中營。據信他們被關在集中營內的「全面監控區」，甚至可能在那裡度過餘生。Oh Kil-nam現居首爾。

“我們不被當人看待；我們被迫從事勞役而要達到嚴格的目標，如果無法達到將會受到處罰，就是把原本份量就不夠的食物再加以限制。如果你生病了，則會因為你不事生產而沒有食物可吃。因為盥洗設備擁擠不足、沒有時間以及有達成工作目標的壓力，我們常常忍不住在工作時當場大小便。”

Kim與Lee，前囚犯，1997-2000

“獄中警員會挑選女性囚犯當做性奴隸，讓他們得到額外的食物以及派給較簡單的工作。”

Ahn，前囚犯，1980-82

“我目睹了三次處決。其中包括了在逃獄時被抓到的囚犯。所有試圖逃獄的囚犯都會被抓回來。他們會連續接受兩三個月的偵訊，然後被處決。”

Kim，前囚犯，1997-2000

立即行動

請寫信給北韓當局，呼籲他們立即關閉耀德集中營，並釋放被關在那裡的所有良心犯。詳見網址：
<http://sn.im/2labxx>

“在我班上的孩子被命令去挖洞，然後把泥土搬運到兩百公尺外的工地。但我們很擔心這洞愈挖愈深，隨時可能會崩塌。但監督我們的那些老師叫這些孩子繼續挖。三天後，那個洞突然坍塌。有三個孩子因此送命，另外三個孩子受重傷。然而，那些老師居然責怪這些孩子不夠小心。”

Kang Cheol-hwan，前未成年囚犯，1977-87

“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的字典裡，根本沒有「政治犯」這個字眼，所以所謂的政治犯集中營並不存在。那些都是罪犯教化機構，也就是其他國家所稱的監獄。

任何觸犯了顛覆政府或其他刑法所規定的罪名，而被判處勞動改造刑罰的人，都要在這些教化機構中服刑。”

北韓在人權理事會上接受聯合國審查人權記錄時的回應，2009年12月

50 YEARS

澳洲政府正有系統地剝奪許多北領地聚落的公共設施，以威脅切斷當地原住民與傳統土地的連結。對這些陷入危急的聚落來說，捍衛他們的土地是他們生存與尊嚴的核心。以下是來自國際特赦組織的人權行動者SARAH MARLAND的報導。

「土地撫」

澳洲的原住民已經在這裡居住生活上千年，也是世界上最悠久而能存續下來的文化之一。除了自己特有的法律與風俗之外，他們與土地也存在著特殊的關係。Alyawarr與Anmatyerr族長者Rosalie Kunoth-Monks優美地解釋著：

「所有的認同都是依附在土地上的。土地生生不息。語言源生於土地。在這個地區的是Alyawarr語及Anmatyerr語兩種語言。土地融合了家族裔與家族團體。它也融合了我們的聖域。它融合了我們的法律。法律同時是規範也是先人的智慧。破壞任何一項連結並把它與土地割裂開來，就等於是讓整個族人滅絕。」

澳洲的聯邦政府與北領地政府現在正讓原住民傳統土地的未來陷入危機。政府政策認為傳統土地是浪費錢而偏好大城鎮，而把傳統土地的基本公共設施與服務，像是醫療、教育、住宅與公共建設維護等，在優先順序上都列為最後。這迫使人們離開他們的傳統土地而搬遷至較大的城鎮，以獲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務。

© Rusty Stewart 2007



「我的畫作就是我的家鄉的『地圖』。我不住在我的土地上就沒有辦法繪畫。我的藝術創作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我與土地的連結。我要我的孫子也有機會能住在自己的家鄉，去了解這些故事。」住在烏托邦土地Camel 營地的Anmatyerr族長者、也是著名藝術家的Kathleen Ngal（上圖）如此說道。

政府當局也是在沒有事前徵詢受波及社區，在沒有他們自由、事前與充分告知後同意之下，就做出政策決定。這導致了政策因為原住民的文化及生活方式而實際上對他們有所歧視。

重蹈覆轍

在上一個世紀，澳洲政府數十年來的政策就是把原住民與托勒斯海峽島（Torres Strait Islander）居民強迫搬離他們的傳統土地而進入慈善機構、城鎮與大城市，他們稱這過程為「同化」。

© Amnesty International/Chloe Geraghty



烏托邦傳統土地的居民Jellalonia Jones、Rianna Ross 與Christalin Jones。

1960年代，許多一小群的原住民團體，通常是以家族或其他親近的人為單位，開始重新回到他們的傳統土地與水源上，並在那裡建立起他們的聚落。這成為人們所知的返鄉運動。時至今日，北領地有三分之一的原住民生活在約500處傳統土地聚落。

研究證實生活在傳統土地是有益處的。烏托邦（Utopia）傳統土地的Alyawarr與Anmatyerr族人是住在北領地愛麗絲泉（Alice Springs）東

「育我們」



© Amnesty International/April Pyle

「我住在這裡，在這裡成長：這是我的家鄉。這是一個特別的地方，我不想去其他地方，我愛我的家鄉，這是我永遠待著的地方。我所有的家人都定居在這裡。我們都住在同一個家鄉，是同一家人。」

北方260公里處。烏托邦現在是原本住在幾百公里外的16個遭驅散部落裡約1,400人的安身之處。研究顯示住在烏托邦的人們較為健康、快樂且長壽。

有關健康方面研究的證據更加堅強且日益增加，都顯示了生活在傳統土地聚落的原住民遠比在大城鎮的居民健康。在傳統土地上養家活口，意味著人們與他們的鄉土維持著精神上與經濟上的連結，而保有一些聚落的管理措施與機構。

對於這些聚落來說，現在政府的政策恐預告著將回到那個同化的年代。

澳洲政府應該從過去錯誤的經驗汲取教訓，以及承擔起國際法下的義務，而應該鼓勵而非破壞傳統土地。

多年來，國際特赦組織已研究澳洲聯邦與北領地政府對於原住民聚落的人權侵害，包括違反原住民族保有傳統土地的基本權利。2011年8月，我們公布了一份報告：「The land holds us: Aboriginal Peoples' right to traditional homelands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y」，現在可以上網取得：www.amnesty.org.au/indigenous-rights/comments/26216。

「我從我的祖父母那裡學會了叢林醫藥。為了保存並運用這項叢林醫藥，我必須住在我的土地上。我們知道這裡的人比其他人更健康。我們活得更久，比較少有心臟疾病與糖尿病，我們有更好的飲食與更多的運動。如果我們必須搬到城鎮裡，我們的叢林醫藥會失傳。那我的孩子怎麼學得會呢？」住在烏托邦土地的醫療工作者Joycie Jones Petyarr說道。



© Lucas Jordan/Amnesty International

背景圖片：澳洲北領地的愛麗斯泉通往烏托邦傳統土地的紅土路。

上圖：北領地Rocket Range的婦女營區。

© Sarah Marland/Amnesty International

立即行動

請填寫並寄出本刊夾頁的明信片，將聲援的訊息寄給住在烏托邦土地的Alyawarr族與Anmatyerr族人。你的支持將讓該國政府知道，世界各地人們認為澳洲不應該棄絕傳統土地。

反抗 恐怖 統治

中非共和國的「聖主反抗軍 (Lord's Resistance Army, LRA)」對平民百姓實施恐怖統治。它的成員殘酷冷血地殺人、逼迫兒童加入軍隊、強暴婦女及女童，以及迫使數千人逃離家園。人權捍衛者 LEWIS-ALEXIS MBOLINANI 告訴國際特赦組織研究員 Godfrey Byaruhanga 當地公民社會是如何減緩這個危險的處境。

“在我國東南部，幾乎每個人都是 LRA (聖主反抗軍) 的受害者，” Lewis-Alexis Mbolinani (左上圖，繫領帶者)。「他們來襲時，會放火燒掉住家和糧倉。他們殺人、綁架、無惡不作。人民正在承受著激烈的暴力壓迫。

中非共和國 (CAR) 的人權狀況非常可怕。在眾多團體混戰蹂躪下，它成為一個充滿暴戾的不穩定國家。在這個深陷於衝突的國家，各交戰團體不斷犯下無數的人權迫害。平民百姓面對這些迫害是首當其衝。數萬名中非人民已經被迫逃離至鄰近國家，還有數十萬平民則在

中非共和國內成為內部難民。

自從 2008 年初以來，LRA 在中非共和國東部製造了最大的痛苦。該組織大舉入侵中非共和國東部，其多數來自鄰近的剛果民主共和國 (DRC)，部分則是來自南蘇丹。LRA 沒有明確的目的。「一支反抗軍通常有特定的目標，並想要奪取權力。」 Lewis-Alexis 說道。「LRA 的目標是什麼呢？他們說他們是神派來

的解放軍；但這個只知道殺人的神是誰呢？這一整個就是人們遭到滅絕的破滅景象。」

「2010 年 7 月，國際特赦組織研究員與數十名遭 LRA 迫害的受害者會面並進行訪談，包括那些被綁架帶到 LRA 營區的人在內。這些受害者說出傷害致殘、虐待、刑求等情事，包括對平民強暴、性奴役、劫掠、蓄意直接攻擊，以及強迫徵募兒童成為士兵從事戰鬥。」



圖：中非共和國的人權迫害受害者。©國際特赦組織



區域性的問題

Lewis-Alexis認為公民社會能協助處理LRA暴力所造成的後果。「公民社會已經幫助當局與國際社會更了解當地情況。聯合國難民署（UNHCR）採取行動保護當地難民與境內流徙人士。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也進駐這裡；我們現在有國際非政府組織在這裡運作，聯合國人道空運處（UNHAS）的人道空運服務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幫助。因而現在迫切需要提升公民社會的運作能力，特別是與預防衝突及保護平民有關的部份。」

Lewis-Alexis認為，保護平民是最優先的。「我們呼籲聽到我們訴求的歐盟、非洲聯盟與各國政府能協助建立一個體系，能有堅強的機制確

保
協調一致與平民的安全。」

Lewis-Alexis公開批評中非共和國政府未能保護平民而因此遭到敵視，他被指控是LRA的間諜而在2009年12月遭到逮捕。這起案件在2010年9月撤銷。

未來會如何？Lewis-Alexis認為應全面性的抵抗LRA。「LRA是一個區域性的問題，如果切割為烏干達、蘇丹、中非或剛果的議題，那將永遠無法解決」，他說。「必須以協同一致的方式處理。當公民社會的代表聚在一起，我們分享我們的消息：他們在中非共和國做了什麼？在蘇丹做了什麼？在等待政府或國際社會或地方當局到達之前，我們能做些什麼？」

「我們今日祈禱LRA能離開我們國家。我們要的不多，不過和平而已。」

相關調查報告《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action needed to end decades of abuse》
詳見網址：<http://tinyurl.com/CAR-report>

支持受害者

人權捍衛者Lewis-Alexis是青年環境保護與社區發展聯盟（JUPEDEC）的召集人。這個非政府組織在中非共和國東南部促進健康與教育發展，協助村民設立健康中心、教室、橋樑並創造增加收入的機會。

JUPEDEC也發展一些方案以支持從LRA營區回來的童兵。「這些孩子被洗腦，回到他們自己的村落大開殺戒，殘殺自己的父母與村民，」Lewis-Alexis解釋道。「現在他們感到自己罪孽深重。我們要喚起大眾關注童兵所處的困境，好讓他們一旦回來自首，可以得到社會重新接納。」

他指出，對那些被LRA綁架的婦女來說，回家更是困難。「這些婦女遭到LRA成員強暴而懷孕。當他們回來時，遭到所有人的排斥。這些婦女與小男孩已經與LRA生活在叢林裡數個月甚至數年之久，回來時心靈已嚴重受創，而且很可能感染了愛滋病毒。」

JUPEDEC也協助在國境內流離失所的難民。「人們為逃避屠殺而被迫放棄自己的村落。在東南部，我們現在至少有28,000名境內流徙者。他們現在被關在市區的收容中心。他們要去哪裡找到食物呢？他們沒有辦法回到自己土地去種植作物是很嚴重的問題。國際社會雖然也會分送食物，但這些流徙人士沒辦法種植任何東西。」JUPEDEC協助他們取得種子與工具以種植自己的食物。

全球聲援 最新消息

緬甸 良心犯獲釋



Zarganar
ADAM ID: 63670
© AAPB

2011年10月，我們很高興得知良心犯Zarganar、Su Su Nway以及Zaw Htet Ko Ko（左圖由上而下）獲得釋放。緬甸這次大規模特赦至少有240名政治犯獲釋，包括他們三位。Zarganar與Su Su Nway分別在2009年及2010年成為全球聲援個案，本刊讀者曾為要求釋放他們而採取行動。



Su Su Nway
ADAM ID: 76105
© www.dvb.no

然而，緬甸政府的釋囚行動至今尚不徹底。「監獄裡仍有許多政治犯，包括生病的、年紀大的與需要住院的，」Su Su Nway說道。「所有政治犯都應該重獲自由。」



Zaw Htet Ko Ko
ADAM ID: 59976
© Amnesty International

甫獲自由的喜劇演員兼人權行動者Zarganar說：「爭取所有政治犯獲釋…是我最優先的工作。」

國際特赦組織的緬甸研究員Benjamin Zawacki說：「如果緬甸當局希望外界相信他們的改革承諾，此次釋囚應只是第一步，未來應儘快釋放所有政治犯。」一份來自77個國家、30,750人連署，呼籲釋放所有良心犯

的請願書，已由國際特赦組織在2011年11月11日遞交給緬甸當局。我們將持續觀察後續發展。



Switzerland



Australia



South Korea



Switzerland



Bangladesh

©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1年，世界各國成千上萬的群眾走上街頭，支持中東與北非人民要求政治與社會改革的呼聲。圖為在英國、瑞士、孟加拉、澳洲、南韓和美國等地舉行的聲援埃及、敘利亞、利比亞的全球連線行動。

2012年相關活動詳情請見推特：
@Amnestyonline



UK



USA

無論是舉世矚目的衝突 或某個被世人遺忘的角落 國際特赦組織 為所有人爭取正義、 自由與尊嚴 並努力爭取群眾支持 讓世界更美好

您能做些什麼？

世界各地人權運動者的經驗證明，我們有能力阻止侵害人權的惡勢力。請加入我們的全球運動，對抗那些恐懼與仇恨的製造者。

- 加入國際特赦組織，成為全球運動的一員，為終止人權侵害奮鬥。請幫助我們促成改變。
- 捐款支持國際特赦組織的工作

團結起來，讓微弱的呼聲匯為雷鳴！

我想知道如何加入國際特赦組織

姓名

地址

國家

EMAIL

請填妥以上表格，交給當地的國際特赦組織辦公室。

搜尋國際特赦組織設於世界各地的辦公室，
請上網址：www.amnesty.org/en/worldwide-sites

如果你的國家還沒有我們的辦公室，您可以寄信到：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Peter Benenson House,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United Kingdom



「我們要的不多，
不過和平而已。」

中非共和國人權捍衛者

Lewis-Alexis Mbolinani (第18頁)

AMNESTY
INTERNATIONAL



中國

劉曉波與劉霞

釋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及其妻子

© Amnesty International



劉曉波博士(圖左)是傑出的中國學者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被判處11年有期徒刑而現正服刑當中。他在2009年12月23日一場兩個小時的審判後,在12月25日被以他在2005年到2007年間寫的6篇文章以及起草「零八憲章」、連署及公布上網等定罪判刑。他的妻子劉霞(圖右)則是一名詩人與藝術家,現於北京遭到非法軟禁。他們兩人都是良心犯。

「零八憲章」呼籲中國應有效保障普世人權及進行民主改革。法院認為這是「詆毀」及企圖煽動顛覆政權。在把他定罪判刑的另外6篇文章中,劉曉波批評了貪污、審查制度與一黨專制的問題,並倡議應發展民主多黨

政治體系。法院認為這是「造謠、詆毀與污蔑」而超出言論自由的限制,構成刑事犯罪。

劉曉波現在被關在中國東北部遼寧省的錦州監獄。在服刑屆滿後,他將被剝奪政治權利2年多的時間。

在2010年10月8日宣布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後,他的妻子劉霞就遭到非法軟禁。最後一次有劉霞的消息是在2011年2月的時候,當時他短暫地試著要在網路上聯絡他的朋友。劉霞說他感到非常痛苦,他無法外出,而他的一家人都被當作人質。

根據非官方的報導,劉霞與劉曉波自從今年1月起獲准會見兩次。

請寫信呼籲中國政府,立即且無條件釋放劉曉波,並停止監視劉霞,解除對她行動與言論自由的一切限制。信件請寄:

溫家寶總理收
中國北京市100017
西城區府右街2號
國務院辦公廳

傳真: +86 10 65961109
(由外交部轉交)

稱謂: 總理閣下

埃及

Maikel Nabil Sanad

學生部落客遭到監禁

© Private



現年26歲的法律系學生與部落客Maikel Nabil Sanad被關在開羅北部的El-Marg監獄,他在獄中進行絕食抗議。

2011年4月10日,他因為在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上公開辱罵軍方,以及在他的部落格上「散佈有關軍隊的謊言及謠言」,而遭定罪判處3年有期徒刑。他的部落格描述了在準備加入軍事服役時在軍營內花了時間作什麼事。他寫下他基於良心拒絕服役的理由,以及他在2011年2月參加一場公開抗議活動後,就遭到軍方的逮捕、拘留與刑求的經過。他也批評了當局對於Tahrir廣場上和平抗議群眾使用武力。

他是在沒有律師到庭下遭判刑與定

罪。他從2011年8月23日起開始絕食抗議他遭到持續監禁。

2011年10月11日,軍事上訴法院才裁定Maikel Nabil Sanad的案件進行再審。作為一個平民,Maikel Nabil Sanad拒絕接受軍事法院審判。因而他與他的家人、律師沒有出席10月18日的第一次庭期,法院則當庭裁定將他移到精神科醫院裡45天。在本刊撰寫時,他已經被送回監獄等待下一次審理。一名在精神科醫院對他進行問診精神科醫師Dr Basma Abd el-Aziz,遭到衛生部威脅要對他行政調查。

國際法禁止讓平民接受軍事法院審判。然而,自從前埃及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遭驅逐後,埃及約

有12,000名平民面臨軍事法院起訴判。

請寫信呼籲立即且無條件釋放Maikel Nabil Sanad。請敦促當局停止讓平民受軍事法院審判。信件請寄:

Major-General Adel al-Morsi
Director of Military Judiciary
Military Judicial Department
Cairo
Egypt

Salutation: Dear Major-General
稱謂: 將軍閣下

希臘

Manolis Kypreos

記者成為鎮暴警察的目標



2011年6月15日,希臘警方丟出一枚閃光彈落在一名新聞記者Manolis Kypreos的面前,造成他雙耳耳聾。他當時正在報導雅典Syntagma廣場上抗議政府採取緊縮措施的抗議活動。

Manolis說他目擊警方對和平示威群眾噴灑化學物質並丟擲閃光彈,並用警棍毆打他們。他說當鎮暴警察的首長問他為何在照相時,他回答他並出示記者證。這名單位首長對他使用羞辱性的字眼,並向一名警員指出他的位置,這名警員隨後就朝他丟擲閃光彈。這枚閃光彈在距離Manolis不到半公尺的地方爆炸,造成他當場倒地。當他再站起來的時候,就已經完全聽不到聲音了。

Manolis告訴國際特赦組織,他前往醫院的路上去幫助保護了一個遭到攻擊的年輕抗議者。結果他被毆打了好幾下。

Manolis因為身體上的殘疾與心理上的創傷,他的記者生涯實際上已經結束了。他告訴國際特赦組織:「當我在衝突區域內報導而遭遇槍林彈雨,我總是自己想著說:『今天是死去的好日子了。』我在雅典報導新聞時,從沒想過會在這裡說這些事。」

希臘當局已經針對Manolis Kypreos的案件展開刑事調查。他也提起訴訟要求希臘政府賠償與補償。

請寫信給希臘當局,呼籲對Manolis Kypreos案進行徹底而公正的調查。並促當局對該負責任者做出懲戒,並對他失去聽覺給予適當的賠償。請呼籲政府當局確保警方對於示威活動的舉動應遵守國際法有關標準。信件請寄:

Mr Christos Papoutsis
Minister of Citizens' Protection
Ministry of Citizens' Protection
4 P. Kanellopoulou Street
10177 Athens
Greece

Salutation: Dear Minister
稱謂: 部長閣下

土耳其

Halil Savda

因良心拒絕服兵役者恐遭監禁



Halil Savda是一名人權捍衛者與因良心拒絕服兵役者，他現在因為表達他支持因為良心理由拒絕服兵役的立場而可能遭到監禁。他因為拒絕服兵役而從2004年起多次遭到逮捕，累計被監禁的時間約為17個月。Halil Savda在2008年被宣告「不適合」服兵役。

他持續且公開地反對強制的兵役義務，他也是在土耳其的Sava Kar itları (反戰者) 網站的登記負責人。他現在面臨3起依土耳其刑法第318條「妨害公眾服兵役」罪名之起訴。2010年11月，他先前被以刑法第318條判刑之判決經聯邦上訴法院維持原判。他隨時都可能被監禁服100天的刑期。

Halil Savda告訴國際特赦組織說他在2007年被拘留時遭到虐待，包括遭到4名人員毆打、把髒衣服塞進他的嘴巴，以及脫光他的衣服把他關在一間沒有椅子或床鋪的房間長達3天，還有被迫睡在水泥地板上而沒有任何毯子。這些他所指控的事件從未進行適當的調查。

土耳其是歐洲理事會成員國當中僅有的兩個不承認因良心拒絕服兵役是基本權利的國家之一(另一個國家是亞塞拜然)。在土耳其，服兵役是所有20歲到41歲男性公民的義務。該國沒有替代兵役的選擇，而因良心拒絕服兵役仍持續遭到起訴。

請寫信給土耳其總理，呼籲讓Halil Savda可以自由地繼續發表文章或公開演說支持因良心可以拒絕服兵役，而不用擔心遭到起訴或恐嚇。請敦促當局立即停止對於因良心拒絕服兵役者起訴，並引進替代役制度，以符合歐盟及國際人權標準。信件請寄：

Mr Recep Tayyip Erdoğan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Başbakanlık
06573 Ankara
Turkey

傳真：+90 312 422 18 99
稱謂：總理閣下

美國

Christi Cheramie

未成年人被判處終生監禁不得假釋



Christi Cheramie在1994年被判處終生監禁而完全不得假釋。他當時只有16歲。對未成年人做出這樣的判決是違反國際法的。Christi Cheramie現在33歲，他的一生已經有一半是在監獄裡度過。

Christi Cheramie被以殺害他18歲的未婚夫的大伯母而被定以2級謀殺罪，但他堅稱是他的未婚夫所殺害的。他在成人的法庭審判剛開始時就承認有罪，因為他擔心審判繼續下去他會被判處死刑。他的有罪答辯讓他無法直接對被定罪或判決提出上訴。2001年他證述說他在審判當時不了解訴訟程序，但仍無法撤銷他的有罪答辯。

Christie Cheramie在童年時期曾遭性侵害。他13歲時曾因企圖自殺未遂後在精神科就醫治療。

在監獄裡，他被典獄長形容是「囚犯的模範...應該給他重新回到社會的機會。」他已經得到高中文憑以及農業研究的學位，並且在他被監禁的監獄裡開了好幾個班級教授這項主題。受害者的至親也說應該給Christi Cheramie再一次機會。

美國是除了索馬利亞以外唯一一個尚未批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國家，該公約禁止對於任何未滿18歲者在任何時候、以任何罪名判處終身監禁而不得釋放。

請寫信給路易斯安那州州長，呼籲他赦免Christi Cheramie。敦促他採取所有必要措施以確保該州立法追溯撤銷對於所有未滿18歲者判處終身監禁且不得假釋的判決。信件請寄：

Bobby Jindal
Governor of Louisiana
Post Office Box 94004
Baton Rouge
LA 70804-9004 USA

傳真：+1 225 342 7099
電子郵件請透過州長留言版的網址：
http://www.gov.la.gov/index.cfm?md=form&tmp=email_governor
稱謂：州長閣下

辛巴威

辛巴威婦女興起 (WOZA)

和平的人權行動者遭到鎮壓



自從2003年2月起，辛巴威女權團體「辛巴威婦女興起 (WOZA)」的成員不斷在參加和平示威以爭取社會、經濟權利與人權時遭到逮捕。許多人遭到恣意逮捕並監禁在惡劣的監獄環境裡。有些則是在警局拘留所時遭到刑求與虐待，且不讓他們獲得醫療、食物與律師協助。

2011年9月21日有12名WOZA的行動者遭到逮捕，當時是警方運用過當的武力破壞一場和平的國際和平日遊行活動。他們其中有10人未被起訴而獲釋，但WOZA的領導者Jenni Williams與Magodonga Mahlangu卻被指控「綁架與偷竊」罪名。他們否認這些罪名。他們兩人都拒絕交保，而遭到監禁13天卻無法獲得必要的醫療。

在5月10日的抗議活動上有約40名的WOZA成員遭到鎮暴警察毆打，而在2月28日的抗議中則有7名WOZA及其夥伴團體「辛巴威男性興起 (MOZA)」的成員在Bulawayo遭到逮捕。據報導他們在Bulawayo中央警局內遭到刑求，於兩天後交保獲釋，條件是他們必須每週向警方報到兩次。

WOZA與MOZA成員所受到的待遇顯示了該國政府對於抗議政府政策的和平示威也毫不寬容。這也突顯了鎮壓的法律，特別是結合了公共秩序與安全法及綜合罪刑法，是如何被警方用以恣意逮捕、拘留及促使其他各種人權迫害。

請寫信給辛巴威當局，表達您對於WOZA及MOZA成員不斷遭到恣意逮捕、恐嚇、騷擾與虐待的關切。請敦促當局尊重WOZA及MOZA成員言論表達與集會結社自由的權利。

Deputy Commissioner-General (Crime)
Innocent Matibiri
Zimbabwe Republic Police
P.O. Box 8807, Causeway
Harare
Zimbabwe

傳真：+263 4 253 212
稱謂：代理總長閣下

國際 特赦組織 50週年

AMNESTY
INTERNATIONAL



總理閣下：

住在開羅Manshiyet Nasser區Al-Duwayqa貧民住宅的一群年長居民，希望了解政府有關該區土地的開發計畫。他們希望確保土地使用權、改善居住環境，且不被強迫拆遷。儘管政府並未將這些年長者的住處列為「不安全地區」，但從未明確說明當地住戶是否將被驅離或強制都市更新。

本人敦請閣下確保：

- Al-Duwayqa及其他國有土地上的非正式住宅區，其居民的永久居住權至少獲得最基本的合法保障，不得予以強迫拆遷。
- 非正式住宅區的居民，無論是否住在「不安全地區」，都能自由取得關於政府相關計畫的所有訊息，以便他們能積極參與未來的區域開發。

姓名： _____
國別： _____

Prime Minister of Egypt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Maglis al-Sha'ab Street
Cairo
Egypt

Index: MOE 12/006/2012 English

Image: Children from Al-Duwayqa informal settlement, Cairo, Egypt, September 2011. © Xander Stockmans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Peter Benenson House,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UK. amnesty.org

您好，我是

我支持Alyawarr與Anmatyerr族人
懇請澳洲政府不要廢棄原住民傳統原鄉。

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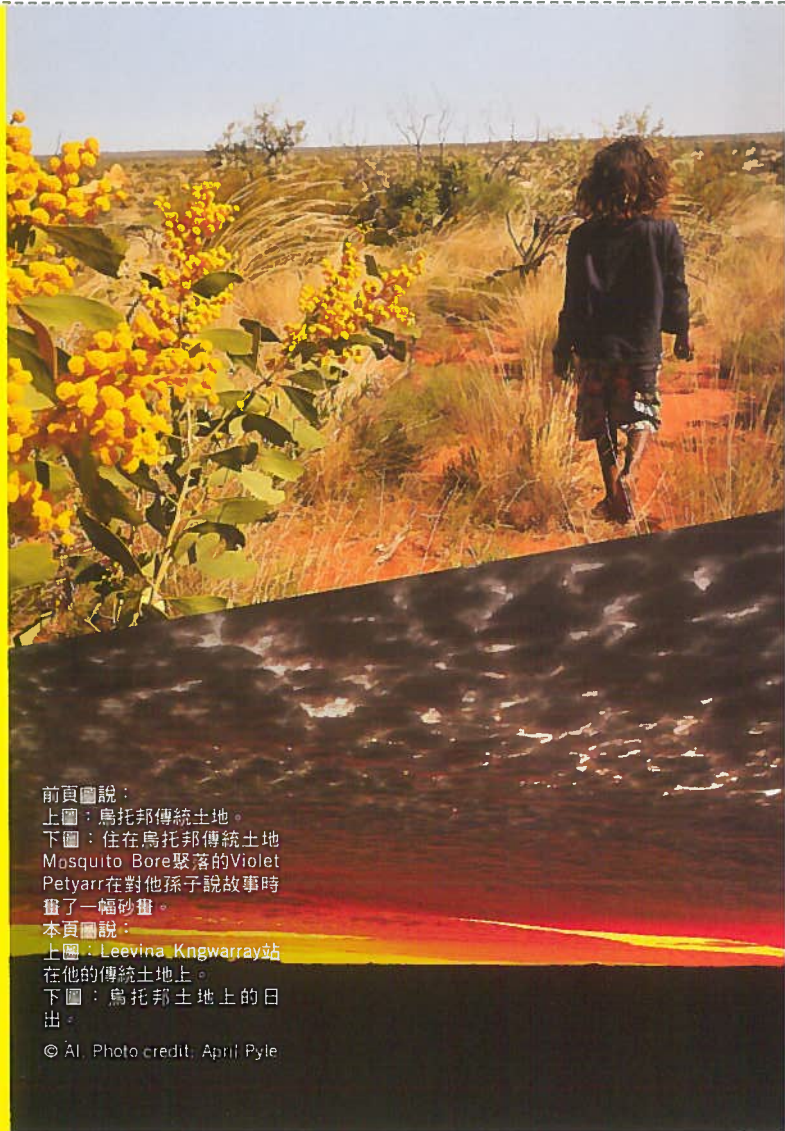
姓名（正楷）

電子郵箱

城市

國家

請留下您的詳細資料，當烏托邦原鄉居民收到您的明信片時，
我們將拍下照片寄回給您。
國際特赦組織澳洲分會，2011年8月 - Index: ASA 12/004/2011



前頁圖說：

上圖：烏托邦傳統土地。

下圖：住在烏托邦傳統土地
Mosquito Bore聚落的Violet
Petyarr在對他孫子說故事時
畫了一幅砂畫。

本頁圖說：

上圖：Leevina Kngwarray站
在他的傳統土地上。

下圖：烏托邦土地上的日出。

© AI. Photo credit: April Pyle